

慈善將軍義行揚

韓國贈勳朱慶瀾

(上)

● 朱漢

韓國政府追贈勳章

去年（一九九九年）我在中外雜誌上讀到王成聖教授所撰「韓國光復軍大家長胡宗南將軍」一文，介紹胡氏因資助韓國流亡政府在中國境內抗日復國，榮獲韓國政府頒贈勳章一事，勾起我的記憶，家祖父朱慶瀾亦曾於一九六八年獲韓國政府追贈兩枚建國勳章及韓文的授勳證書，署名的是當時的韓國總統朴正熙，曾是我國陸軍官校第七分校的畢業生。

其實，家祖父朱慶瀾協助韓國復國運動的行為較胡宗南猶早，所冒的風險更大，更因其協助韓國地下抗日志士賠上大兒子朱樺（我大伯父）的一條命，壯烈報效的義舉，較胡宗南不遑多讓。

一九八四年十月，我在上海收到由台

灣輾轉寄來的郵包，經美國及香港等地，費時六個多月始到。我接到這個郵包感到驚訝、惶惑還有點莫名其妙，打開一看，裡面有兩枚沉甸甸的勳章和韓文證書，還有台北親友為我祖父朱慶瀾每年召開紀念會的紀念簿，簽名者中我較熟悉的名字有

查良釗、查良鑑、葉公超、沈鴻烈、王心錦、蔣鼎文、商震等。勳章證書有英、韓兩種文字，意譯指：中華民國的故朱慶瀾將軍在韓國獨立運動中，曾給予物資及精神上積極支援，為韓國建國作了重大的貢獻，特根據憲法賦予總統的權限授與建國勳章和獎狀，署名的是總統朴正熙、國務總理丁一權、邊註總務處長官李錫清也蓋上了官印。勳章字號為三九〇〇〇號。

訪陶菲卿憶談往事

不但我這個孫子不知，我父朱樺（祖父次子）亦不甚了解，父親只記得祖父有位助手查良釗，已在一九八二年在台逝世，另還有查的秘書陶菲卿仍健在，當時已高齡八十九歲（陶於一九九四年十月去逝）。

我乃陪同父親往訪陶菲卿，陶氏看過勳章和證書以後，眼睛裡放出異彩，興奮地說：「的確有這回事。而且此事只有兩個人知道，就是查良釗和我，不過查良釗知道的比我更多，可惜他已去世；我只把我的部分告訴你們。」以下為陶菲卿口述的故事：

不過，祖父義助韓國獨立建國一事，

一九三一年朱慶瀾任長江救災委員會委員長，在上海主持賑災，會址設在九江路二號。我任賑濟委員會秘書，在辦公室內和查良釗對坐，查平日和我談話都是對

面侃侃而談，突然有一天他命服務生，叫我去小會客廳見面。我進去後除查良釗外，發現沙發上另坐一人，身材結實，約四十來歲。查良釗介紹說：「這位是林先生」，既不道名，也不介紹來歷，我和他點頭為禮。查又說：「以後會有許多事要讓你去辦，到時候我會通知你，林先生在四馬路電報局工作，我若不去，就由你接待，但要記住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不要到電報局去看他，有事去電報局看見他也不要打招呼，路上相遇也是如此，就像不相識那樣。」聽過這話，我心中已有所悟，知道是犯忌的秘密大事。

查良釗秘助韓志士

過了幾天，朱慶瀾主委問我，有筆存在中國銀行的款子記得否？我當然記得，這筆款是朱慶瀾任廣東省長時結識的幾位商家，敬佩朱慶瀾為官清廉，湊了約有六萬大洋委託朋友匯來上海給朱，並來信說：「欽佩朱將軍熱心公益，澤被大眾，這筆錢留作朱將軍急需和特殊開支之用。」錢到後即全數存入中國銀行，立帳號名為「特義款」一直未曾動用。接著朱氏便交代我：「只要查先生召喚你，你照辦就好。」

又過了幾天，查良釗小心翼翼的對我說，當天急需支用，要付現金支票，不用轉帳，要先準備好。到了中午，林先生來取款子，我填好支票，由查簽字交他，林沒說話即告辭而去，但銀行方面很慎重，約我去談話，我說明是朱將軍急用，一定要付現，銀行始予同意。我步上銀行大門，見林在門口等待，我們只對視一下，他即匆匆踏進了銀行大門。

這是陶菲卿依查良釗囑託處理的第一件事。至於林是何許人，為何來提錢？用於何處？他都不知道。陶說，那一年「八一八」事件爆發，朱慶瀾是第一個發表全國通電，要求「摒棄歧見，一致抗日」的人，朱在上海的活動非常引人注目，救災委員會的同仁們都知道，他們所作的工作並非單純的救濟。

陶菲卿接著說：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戰役」後，日本駐滬軍更加橫行霸道，這一天，日本軍政要員和許多僑民齊集虹口日本租界北面廣闊的空地上舉行「天長節」慶祝大會，主持人是白川大將，會場周圍布滿崗哨，戒備嚴森，非日本人不得入內。然而就在慶祝會進行之際，一顆

炸彈爆炸，白川當場被炸死，日本外相重光葵，被炸斷一條腿，秩序立即大亂，慶祝會草草結束。

戰後日本投降，在美軍密蘇里號軍艦上，一名拖著一條假腿代表日本政府簽投降書的官員就是重光葵。

炸彈爆炸當晚八點多，朱慶瀾由靜安寺一五五〇號寓所打電話要我過去，這座房子是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的公館，因程的侄女是朱家媳婦，淞滬戰役時，為了安全，朱慶瀾被邀至公館內居住。門口有巡捕站崗，警戒森嚴。朱見我到即辭退客人對我說：有件事要你辦理，有一位落難朋友要你找個地方安頓，時間不超過兩個月，但要隱密，不能讓外人知道要找一個可靠的人，照顧他的飲食，不讓他出門。

我問人在哪裡？朱說：「我們做這件事比較災意義大，擔風險也是義不容辭的，你先想想地點決定後再來陪他去。」這時我已完全明白朱要幫助的是韓國愛國志士和天長節爆炸案有關人員。我立即回答願意幫忙。

陶菲卿接著說：那時我家住環龍路（南昌路）來往不多，接待落難人不宜，有位同鄉住在陶爾斐思路（南昌路另一段）

思鄉坊，家有空房，人很可靠。我和他商量，藉口一位親戚有病，要借住兩個月，飲食由我料理，同鄉滿口同意。朱聽了回報認為妥當，第二天我來靜安寺一五五〇號，朱指著一個人介紹說：「這是李先生，從外地來，身體不太好，住外面不方便，拜托你安排一下」，李先生看上去三十來歲，中等身材，向我點點頭，沒有說話。入夜後，朱派來車子，由我直送他到住處。我家老佣人江國榮誠實可靠，我即要他按時送飯送水，但不要多話。一個多月後，江國榮回來說李要走了，沒有其他話，只連聲稱江是大好人，沒有東西可以報答，從身上摸出一枚高麗古幣贈作紀念。

此後，李先生又來求助過幾次，都是直接到一五五〇號找查良釗，由查通知我兌好現金當面致送。

陶弗卿回憶這件事約做了二年，支助款項約有四萬元，那筆「特義款」已所剩無幾。

此後，又有一位自稱「佛慈藥房」經理的王觀斌曾直接來訪陶弗卿，說他的朋友多次得到朱將軍資助，非常感激，無以為報，但支取大款怕被人懷疑云云。希望朱將軍再幫助一次，大約需要六百多元，

朱同意送去六百元，由陶轉交，事後，王觀斌便被日本人暗殺了。由以上陶弗卿口述可見當時的情況是非常危險的。

陶弗卿接著又說：一九三二年夏季某天，我奉命去見江南製造局負責人馬叔良（馬德達）安排到局參觀，馬叔良介紹另一負責人金一和我相識，我只當作一般社交應酬沒放在心上，不料不久。我同查良釗陪同朱慶瀾去參觀一艘中國軍艦，並去探望馬叔良，不意又見到金一，金一彷彿有意候見，對朱執禮甚恭敬。朱回禮時，金一似受寵若驚，一再謙謝。此時馬叔良才告訴我，金一是韓國人。以後金一即不知去向。

一九四九年前夕，馬叔良去了台灣。

一天忽然南韓駐台大使洪某去拜訪馬叔良，相見之下，原來洪某就是當年的金一，洪說：「當年韓國臨時政府設立在上海時，得到朱慶瀾將軍生命的危險給予最大的幫助，貢獻卓著，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是感念在心的……」

這段話是馬叔良後來回大陸，在北京和陶弗卿晤面時談起的。

馬家和我家是熟悉的，但他卻從未談過此事。馬叔良後來於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中，不幸全家遇難。

當年韓國流亡政府在上海，一直在尋求擺脫日本人的百年奴役而獨立建國，而我的祖父朱慶瀾去幫助韓國人尋求獨立運動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未完待續）

聖文 拾夢 抒懷

隆重李 潔 著
出版新臺幣壹百伍拾元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匯為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百伍拾元，歡迎購閱。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